荷 塘

★阿卫国

鱼弄涟漪戏有音，凌空几片作闲琴。
凭栏赊下云和月，风在荷田舞在心。

七绝·雁南飞

★文豪

志在千寻非等闲，万重山海雁飞还。
休言来日身何处，只看白云碧浪间。

贺我国第三艘航母下水

★李剑友

嘹亮国歌彩带飘，江南船厂闹喧潮。
中央军委命旗令，航母戎装赤县骄。
排水越超八万外，电磁弹射百千高。
舰坚炮利深蓝走，天下无敌感自豪。

鹧鸪天·夏趣

★李剑友

仲夏携孙回故乡，庭前畦里菜生昂。
辣椒株壮白花绽，茄子棵青紫蕊昌。
黄瓜脆，老姜香，蝶飞蜂舞满宅芳。
清茶浊酒桑麻话，相聚童朋南北腔。

醋香缕缕惹人醉

□ 君亭

我是听着“打酱油灌醋”的叫卖声成长起来的。那时候记得有个六十来岁的老人，骑了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绑个像唱戏人演奏用的“梆子”，到了村口，车子支好，手敲梆子，用宏亮的声音喊“打醋喂……”，车后架两边绑了两个装醋的皮桶，旁边挂着带着铁丝钩的小铁桶，咱当地人称它“提儿”，用来打醋，车架上搭了个装粮食的布口袋，还带着一杆带盘的秤。他说他带的是正宗家乡米醋。

当老人揭开醋桶盖子，深深的吸几口飘出来的醋香味儿，那淡淡的醋香味实在是沁人心脾！每次从老人手中拿过打来的米醋，走在回家的路上就会被醋香所醉，忍不住偷喝上几口，让迷人的醋香弥漫整个心脾，那感觉的确很舒坦。

俗话说：“要穿还穿自织衣，要用还用本地货。”我对这句话比较信奉，我觉得本地生产的东西地道，货真价实，可信度高。在我看来，调味品也如此，醋中佳品当属本地米醋。

随着时间的推移，宝丰人在家庭作坊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制作酿造出了米醋，使这些土生土长的土特产真正经得起大家的细品慢咽，还让醋的功能多起来，如保肝醒酒、防治感冒、保健饮料等。如今知识增多了，知道醋也能软化血管，能养生了，就越发地喜欢醋。每天吃饭前喝上一口保健醋，不仅酸甜可口，而且能够起到软化血管、降低血脂、增强食欲的功效；春秋季流感爆发，在火上熬点醋，满屋飘香，病菌难逃，可预防感冒。

夏天，天热，大多数人食欲不振，有时候到超市拿上一包速冻饺子，把水添好，放在灶上，腾出时间先把刚从地里收回来的新蒜剥好，将蒜瓣儿洗净在蒜臼中砸好，倒在小碗里，再淋上家乡醋，滴上两滴小磨油，搅好拌匀，夹一个饺子蘸一下，放进嘴里细嚼慢咽，真是人间美味。家乡米醋的存在，刺激着味蕾，恭维着嗅觉，使夏日的吃饭变得真过瘾。

在我们乡村，家家户户晚上般都要喝稀汤面条，俗称“喝汤”，往往就是添了醋的酸汤。喝这些汤，可起保健和提高食欲之功效。下一碗汤面，切点儿韭菜花花，滴点油，放上一勺醋，酸汤面，简约的饭菜，却吃得老少满嘴留油，鼻尖上脑门上都冒出津津汗滴。

大家在端饭碗赶饭场时，都会滴上几滴醋。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有的是“个体醋”，颜色淡；有的是“掺假醋”，没味道；有的是“勾兑醋”，味涩。还是咱家乡人自酿的米醋，那醋香随着碗中的热气弥漫开来，缭绕在房前屋后，丝丝缕缕，引得路边暮归人一边贪婪地吸着鼻子一边说：“还是这味儿地道！”接着猛吸几口才伴着叮叮当当的铃声渐渐远去。

细看米醋色棕带黄，倒一滴在勺子里，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一块流动的琥珀，闪闪发光；又如同一轮井中的明月，散发着迷人的色泽。我只想静静地坐在一边，感受它深邃的美。

在所有的调味品中，它太独特了，独特得有些霸道。其它调味品入锅，大多是比较含蓄的，味道是慢慢出来；而醋则不然，一旦洒入，不管是油锅还是汤锅，那种直入鼻孔肆意地撩拨嗅觉神经的感觉，怎一个“酸爽”了得？如果轻轻喝一口，入口瞬间，那种醇厚霸道的酸味直接冲击腮帮子直到太阳穴，味蕾、肌肉乃至神经都瞬间沦陷，唾液必然奔涌如泉，直欲夺口而出，成“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在我看来，它在调味品中的地位，就好比唢呐在乐器中的地位，不出声则罢，一旦出声，其它乐器只能拜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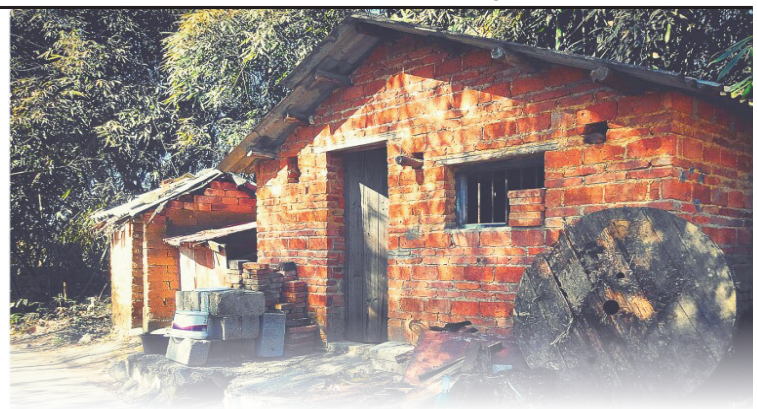
家乡米醋的味道是独一无二的。轻轻嗅闻着，先是一股淡淡的清香，像涓涓溪流散发着五谷的气息；渐渐地，属于米醋特有的醇香气味慢慢沁人心脾；细细品味，浓厚的味道刺激着你的味蕾，略带苦涩，但在滑过喉咙后又升腾起一丝丝香甜。这是宝丰人酝酿了千年才创造出的属于家乡的味道。

家乡米醋是浓浓的乡情。出门在外的宝丰人，离开家时，别的都可以不带，唯独不会忘记带一瓶自己的家乡米醋。离家在外，想家了，饭里加几滴醋，就有家乡的味道；想娘了，面条里加些醋，就会品出家的味道。一碗面，醋味飘香，吃在口中，香满于口，情满于心，那份情，浓烈悠长！此时，举头望明月，家在远方，浓情却在心上！

家乡米醋陈而不腐，酸而醇香，存储时间越长，味道越醇正，香味越诱人，轻轻吸入鼻翼，香绵酸醇，像憨厚老实的宝丰人，相处越久，那憨厚的本性越凸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人身处何方，家乡米醋的浓郁香馥，永远是咱最为浓厚的乡土情结。当身处异乡时，他们不需要到处找所谓的家乡味，只要在碗里添一勺正宗的家乡米醋，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家乡情。

作者单位：红星学校教师



老 家

□ 董国范

屈指算来，我进城已经快三十年了。可每每进入梦乡，梦境中出现的仍然是老家的市井街巷、乡间俚语，从没有为自己由乡里人晋级为城里人而感到荣光和自豪，而刻在骨子里的老家的记忆萦绕在脑，挥之不去……

老家是什么？

老家就是家门口不知年岁的那口老井。这口老井在我家门口不知道安卧了多少年，用甘甜的井水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过着“乡野无甲子，不知多少年”的岁月。这口井是用龙山的红石拱券的井筒，上面用红石垒砌距地面有一尺高的井台，井架子是两大块足有一米多高的红石板竖立起来，石板顶端被凿挖出一道深深的凹槽，一根老榆木削光后被套上铁辘轳，辘轳上缠绕着铁链子，村民们就用这口井汲水做饭、洗衣，日复一日，任凭燕来燕去、花开花落，老井依旧，无怨无悔。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被窝里美美地享受着夜听狗吠、晨闻鸡鸣的时光，时而会有雪花夹杂着细雨柔柔地打在窗前秸秆上发出沙沙沙的响声，这时候有村民在井台上打水便会发出铁链子碰击铁辘轳脆生生的哒哒声响，我定会安然入睡，做个好梦。到了后来，老家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工程，这口老井像被儿孙们抛弃的一位老人，孤凄地蹲在路旁，无望地注视着从身边走过的村民，历数着旧桃换新符的日落日出……

老家就是父亲留给我那种难以忘怀的眼神。老父亲是一位侍桑弄麻的一介农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深明事理，始终把供应我上学作为他的最高追求，日子再艰难，借钱也要供我读书。记得我在平顶山复读高考的时候，由于租房子每月要花三元钱的房租，为了节省房租钱，我居住在被村民废弃的三间老旧平房屋里，打地铺睡在地上，用几块碎砖支起个小灶台生火做饭。有一次，父亲来看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了这座废弃的平房内，因为平房前是一条很窄的小胡同，杂草遍地，污水横流，一般人是不会进来的，这里实在是太荒凉了。父亲看到我在地上三砖支锅正在热剩饭，心里异常难受。过了几天，一位姓耿的叔叔找到我，说给我找到了新的住处，让我搬过去。后来，老耿叔说，你父亲看到你在破平房屋住，哭了，委托我给你找房子。这件事情是我和父亲心中的一个秘密，心照不宣，都没有说透。到了后来，我考上了学，有了一份工作，可父亲就在我毕业实习期间去世了。每每想起父亲，我就很后悔，我没有给他买过一包烟，没有为他花过一分钱，这种内疚使我终生难以释怀……

老家就是老母亲那一头皓白如雪的白发。老母亲是一位操劳一生的“锅台转”，我总觉得用勤劳善良来形容她仍然不够准确。在我的记忆中，她一辈子没有在酒席宴上落过座，总是蹲在墙角处端一碗饭，最远去过县城，这就是老母亲的格局。春天来了，我家院子里槐花盛开，香气扑鼻，老母亲就自己蒸点槐花，吃得津津有味。我仔细看看，发现老母亲蒸的槐花只是拌了一点面粉，撒了一点盐，没有蒜汁、小磨油、醋等佐料，这是怎样的蒸槐花啊？记得那年腊月我回老家祭灶，买了柿饼、灶糖等供品，祭拜之后，我惊愕地看到老母亲用手大把抓着祭品，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鼻子一酸，感到自己不孝，没有让母亲吃上好东西。相对于父亲来说，老母亲在晚年随我在县城住了几年，不敢说锦衣玉食，倒也衣食无忧，岁至鲐背，驾鹤西去……

老家就是那几间无人居住的土坯房。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老屋一直就是茅草房，屋内墙壁不知道经过多少年的烟熏火燎，黑黢黢的，难辨本色。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雇人从苗李矿拉煤，让我表哥在本村砖瓦窑自己烧砖瓦，并从豫东扶沟一带买回来椽子木料，艰难地盖起来三间南屋小瓦房，我叔叔结婚占两间，我家占一间。我毕业后，扒掉了家里北屋的茅草土坯房，新盖了两间一砖到顶的红机瓦房，装上了玻璃门窗。到了后来，我又分两次翻瓦了南屋的两间红机瓦房。在我进城之前，又重新扒掉旧房，新盖了四间预制板平房……

老屋犹在，乡愁依然。老家陪着岁月在慢慢变老，如今青丝变白发的我也在品味着老家这壶精神老酒，让心灵有个栖息的港湾，年年久久，岁岁年年……

作者单位：宝丰县政协

值班总编：张延召 本报地址：县融媒体中心六楼 编辑部电话：7065556 运营部电话：7065557 投递部电话：15639976822 法律顾问：陈鹏阁 电话：15037595699